

顧氏文房小說

九

顧氏文房小說

碧雲駮

宛陵梅堯臣聖俞

碧雲駮者旣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
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
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
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
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始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倣

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
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
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
定基自歌於殿上旣而貶之時有語曰殿院一
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勲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
援稹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
賞給軍人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
不時軍人喧噪樂歸今爲美職某不合使軍人
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

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
天休走卻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
其不知羞愧如此

范仲淹收群小鼓扇聲勢又寵有名者爲羽翼
故虛譽日馳而至叅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群臣
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
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
求出遂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
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

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群小籠名士故底裏盡
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
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
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
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
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祇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
囊大有貲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
淹略不撫其家賈昌朝娶陳堯咨女女嘗逐母
夫人入宮遂識朱夫人昌朝旣貴又因朱夫人
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

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上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洎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

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
成都歸不久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
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
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
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
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
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
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
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
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

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官宮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宮主深知矣龐
籍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譽後爲悍妻因貪而
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官
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
世人言沔已爲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
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秋青破賊有功初沔
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疾泊舟南京上
章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與龐籍相

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安曉夕在籍家沔曉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旣受沔奏爲齋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

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
又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
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
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
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
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
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
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脚隱語其姓也旣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揚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群閹於左右或褒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閤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聖聰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宣上亦稍

知令宰相召御史即廬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賊今若須陳述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旣出丞

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切開其緘於是
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
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
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
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
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
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襄執正
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碧雲駮終

陽山顧氏文房

劉賓客嘉話錄

江陵少尹韋絢錄并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

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
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
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
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
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
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
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
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
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

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
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殆月暈分守若魚
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
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
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崑崙試一臨虜騎
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
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
食春來不見錫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